

2020年06月08日 08:46 点击: [166]

作者简介：蒋绍愚，男，北京大学教授。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汉语、汉语历史词汇学。

白话文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，也不是1917年的“新文化运动”以后才有的。早在1898年，就有了《无锡白话报》，此后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很多“白话报”，很多在这些报刊上发表的清末民初的京味儿小说和时评被收集到2018年出版的“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”这套书中。a不仅如此，如黎锦熙所说，白话文的渊源还可以追溯到七八百年以前的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。但是，“五四”前后的作家是不是熟读了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就能“不学而能地”写出白话文来？事实并非如此。1902年梁启超打算翻译凡尔纳的《十五小豪杰》，“本书原拟依《水浒》《红楼》等体裁，纯用俗话，但翻译之时，甚为困难；参用文言，劳半功倍。”（夏晓虹2013）可见，以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为范本写白话文，和以《左传》《史记》为范本写文言文一样，都是要有一定的学习、练习的过程的。当然，对于清末民初的作家来说，白话文和文言文有一个很大的不同：文言文和他们口中说的话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语法词汇系统，而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等白话作品和他们口中说的话是同一个语法词汇系统，他们以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为范本写白话文，比以《左传》《史记》为范本写文言文要容易得多。但这有一个前提：那些清末民初的作家必须会说官话。一个人写文章，可以

完全模仿一种和他口语无关的语言，明清时期文人写文言文就是这样，这是要经过多年的学习和练习的。也可以说是基本上照他的口语写，如果他说的是方言，那么写出来的就是像《海上花列传》，就是方言文学；如果他是北京人，写出来的就是京味儿小说，像《小额》那样。如果说的是北京话或官话，要参照《水浒传》《红楼梦》来写会比较容易。如果说的是方言，却要照《水浒传》《红楼梦》的体裁来写，那不可能“不学而能”，而会有点“戛戛乎难哉”，梁启超就是这样。梁启超开始是只会说粤语的，所以他的演讲很多人听不懂，后来才学会说西南官话。夏晓虹说：梁启超用白话写作感到困难，一方面是由于写作习惯，“另外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，则是各人的方言背景”。这是说得很对的。梁启超后来写的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（1921）和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（1923），语体文就写得很纯熟了，这可能和他的写作习惯和他对官话的熟练程度都有关系。

“官话”这个词出现在明代。明清时期有一种通行全国的“通语”，不同方言区的人在一起就用它交谈，即所谓“官话”。“官话”不像普通话那样有明确的语言规范，不同地区的人讲“官话”，都会掺杂自己的方言成分。“新文化运动”以后的一些著名作家，像鲁迅、茅盾、郭沫若、巴金、叶圣陶、朱自清等都是如此。叶圣陶的作品后来再版时有些改动，主要是把一些吴语的词语改为普通话词语。同时，这些著名作家的作品中，还有一些外来语的成分。可见，早期的“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”不可能是纯粹的北京话。这些作家的作品中，哪些是官话，哪些是方言成分，哪些是外来语成分；他们早期的作品和后期的作品有无变化。这都是可以深入研究的。

三、北京话和官话的关系

“官话”以北京话为基础，至少在1860年前后就已经如此。威妥玛在《语言自迩集》（1867年第一版）“序言”中说：

北京话（Pekingese）是官方译员应该学习的语言。自从带有许多学生的外国公使馆在北京建立，不首先学这种语言那几乎是不可可能的了，因为它比任何其他语言都更重要。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服务的初学者，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，他正在学习的语言恰是帝国政府主要官员所说的话。同时，他的老师、仆人，他所接触的十之八九的人，都很自然地讲这种话……我见过一位译员，他确实精通北京话，他在汉口和在京师一样地被理解……

这里主要说的是语音，但不仅仅是语音，也应该包括语法和词汇。说“北京话……在汉口和在京师一样地被理解”，这应该包括北京话的语法和词汇在汉口也能被理解。

但官话不等于北京话。威妥玛所说的进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服务的初学者，他的老师、仆人可能说的是北京话，而那些“政府主要官员”说的话却未必是标准的北京话，而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所讲的“官话”。“官话”的范围很广，下江官话、西南官话都是官话。而且，北京话也不是一个样子，正如《创造〈京话报〉章程》所说：“须知京话也有数种，各不相同，譬如南城与北城，汉人与旗人，文士与平民，所说之话，声调字眼，皆大有区别……本报馆……务取其京中通行，而雅俗共赏者，始为定稿。”（转引自夏晓虹2013）清末民初是如此，今天也是如此。我们今天要推广的普通话，也并不是北京话怎么说，我们就怎么说；特别是写作，更不是完全按照北京的口语写，除非是写小说。如果要逼真地摹写北京某个地区、某个阶层的人物的声口，那当然要用地道的“京腔”，即可以使用北京特有的，而北京以外的读者不容易懂得的词汇和语法（比如：“那种样子的毛窝，多了去了。”）。那么，普通话的书面语，应该是什么样的呢？这就是下面所要讨论的“理想的国语”。

四、“理想的国语”

早在1925年，周作人和钱玄同在通信时就说到了“理想的国语”。

钱玄同《理想的国语》（原载1925年9月6日《国语周刊》第13期，收入《钱玄同文集》第3卷）是钱玄同给周作人的回信，写于1925年9月3日，其中说（钱玄同1999:221~233）：

国语应该用一种语言做主干……用了北京话做主干，再把古语、方言、外国语等自由加入……我认为国语应该有三个美点：活泼、自由、丰富。采用活语，方能活泼（作主干的北京话，加入的方言跟外国语，这三种都是活语，唯有古语是死语；但它的本质虽是死的，只要善于使用，自能化腐臭为神奇，变成活泼泼地……）；任意采之，斯乃自由；什么都采，所以丰富。

有许多词句，普通会话中虽不大用它，但表示较深奥、曲折、细致的意思时便须用到的，近来新文学作品中，尤其是所谓欧化的文章中，尤其是诗歌中，到处遇着它。这本也是白话，那般爱啮四方眼儿的人们往往要认它为“文言”——就是古语——因而非难它，排斥它，这是非常地错误，不可不纠正的。

周作人的信（1925年7月26日）：

古文不宜于说理（及其他用途）不必说了，狭义的民众的言语我觉得也决不够用，决不能适切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思。我们所要的是一种国语，以白话（即口语）为基本，加入古文（词及成语，并不是成段的文章）、方言及外来语，组织适宜，具有论理之精密与艺术之美。这种理想的言语倘能成就，我想凡受过义务教育的人民都不难了解，可以当作普通的国语使用。假如以现在的民众知识为标准来规定国语的方针，用字造句以未受过国民教育的人所能了解的程度为准，这不但是不可能，即使勉强做到，也只使国语更为贫弱，于文化前途无好处。

他们说“理想的国语”应该是以北京话为主干，加入古语、方言、外国语，这个看法是对的。他们的看法，直到今天还值得重视。虽然现在“民众”的水平已比1925年大大提高，但今天的书面语仍不能等同于一般群众的口语；如果等同于一般群众的口语，将会使现代汉语书面语的表达力显得贫弱。普通话的书面语应该基于口语，高于口语。前面引用的黎锦熙所说的关于“普通话”的三派，反映了当时的从事“国语运动”的人士对“普通话”的看法各有侧重：有的侧重于“国音国语”，这是强调普通话的书面语要按北京话来写；有的侧重于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等的“白话”，实际上是主张普通话可以包括某些古语和方言的成分；有的侧重“欧化的语体文”，这是主张普通话可以有一些欧化的成分。实际上，这3个方面都是普通话所需要的，这三派的主张，可以和钱玄同、周作人的意见统一起来看。

普通话的语法、词汇要以北京话的语法词汇为基础，这一点毋庸置疑，不必多加论述。同时，普通话确实吸收了不少方言、古语、外语的成分，这在下面简单地加以论述。

(1) 北京话

北京话是普通话的基础。正如《创造〈京话报〉章程》所说，北京话有不同的层次。一些北京“土语”（如：“砍大山”“归包堆儿”）未必能进入普通话，进入普通话的应该是北京话中那些“雅俗共赏”的句法和词语。

(2) 方言

普通话吸收了不少方言词语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,有不少粤语词进入普通话,如:买单、收银台、靓丽等。吸收有表达力的方言词语,对普通话是有好处的,不能因为是方言词而加以排斥。比如,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第5版:“二郎腿:坐的时候把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的姿势。”第6版把“搁”改成了“放”,理由为“搁”是方言词。其实,“放”的意义比较泛,“搁”意义比较具体。“把两只脚搁在桌上,人往后仰,双手托住后脑勺。”“她坐稳当了,一只脚搁在另一只脚上。”这两个句子里的“搁”能换成“放”吗?

还有的方言词如果通用范围很广,可以和普通话的词并存,不必因为是方言词就一律去掉。如上海的小学课本上把“外婆”改为“姥姥”,引起很大争议,后来又改了回来。改回来是对的。正如“耗子药”不必全都改为“老鼠药”一样。

方言词和词语(普通话)是可以互相转化的。从历史上看,现在一些普通话的词原先是“江淮型”的词语(见岩田礼的《汉语方言解释地图》)。有些词现在还是方言词,但已经开始进入普通话。如“拎(一桶水)”见于《上海方言词典》,但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也收,而且未标〈方〉;随着“拎包入住”等商业广告的宣传,在普通话中的使用频率可能会提高。而《北京土语辞典》里的“提溜(liu)”这个词,虽然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也收,但在普通话里很少用。

普通话的句法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,但也受一些方言的影响。如一个有争论的问题:用“给”表被动,是北京话固有的,还是受南方方言(特别是粤方言)的影响?从语料的统计来看,在京籍作家的作品中用“给”的被动句确实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增加很快,应该说是和改革开放后香港片的影响有关的。一些句法原来南北有别,现在普通话中这种差别开始消失。原来北京话说“VP+去”(《小额》中全是“VP+去”,共45例),南方话通常说“去+VP”(《海上花列传》中“去吃酒”13例,“吃酒去”7例);现在普通话中两者皆可,以“去+VP”为主(在CCL中“吃饭去”160条,“去吃饭”698条)。原来北京话中的“V着”只表示静态的持续,普通话中“V着”表示静态和动态都可以。

(3) 古语

近年来因为强调传统文化,不少古语也进入了普通话。如“砥砺前行”,如果在5年前用这个词,肯定会认为是文言文;这确实是文言文,但现在日常口语中也已经用得很多。“鸿鹄之志”也是古语,但因为有人读错了字,反而使这个词语普及了。一些文言的句式,也用得不少,如“唯利是图”“唯你是问”,一般文化程度的人都能说,也都能明白其意,虽然不一定明白其结构关系。

不过,古语要用得正确,用得得当。用“七月流火”来表示天气炎热,显然是用错了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第7版:“【七月流火】指夏去秋来,天气转凉。现也用来形容天气炎热(因人们误把‘七月’理解为公历7月、把‘火’理解为火热)。”这样错误的用法,是否可以认为是“积非成是”而加以肯定?“罄竹难书”用作正面的事物是否可以?这些都要慎重对待。

近年来有些高考作文用文言写,得了高分,媒体也大加宣扬。当然,高中生如果文言写得好的,是值得赞许的,但用文言写作不是我们提倡的方向。而且,如果用文言写,就要像文言的样子。有些得高分的文言文,其实写得不像文言文,是不应该作为样板的。

(4) 外语

在普通话中有不少外来词(如“粉丝”“吸血虫”),近来又有不少字母词(如GDP、5G)。外来词有些很明显,有些要仔细考察。如“猫腻”一词,通常都认为是老北京话。元丁《“猫腻”是外来词》(1998)引了几部北京话词典,说明“猫腻”是外来词。其中陈刚《北京方言词典》(1985):“猫儿匪”,释作“内情,多指私弊”以及“搞鬼,使假招子”,并指出此词来源于波斯语ma'ni(含义)。徐世荣《北京土语辞典》(1990):“猫儿腻”,释作“琐碎的事故”,并注云:“据说是阿拉伯语——回语‘玛尔腻’或译音‘马儿密’的变音,原义是‘意义、内容、事故’,也可写作‘猫儿溺’。”贺阳《北京牛街地区回民话中的借词》(1990):“码儿妮”,释作“隐情、阴谋”,指出此词来源于波斯语ma'ene(意义、意思)。(转引自元丁1998)

语法方面,王力《中国现代语法》(1943)用专章谈了“欧化的语法”,主张“以历史的眼光去看欧化的语法,把它和中国原有的语法分别清楚。《红楼梦》和《儿女英雄传》的语法和现代书报上的语法有什么不同之处。这是很有趣的问题,是值得咱们仔细研究的”。这种研究至今还没有深入地做过。王力《汉语史稿》(1958)又专列了一节“五四以来新兴的语法”,说的是受西洋语法影响而产生的新语法,所举的例子都是“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”,包括老舍;王力先生认为这些新兴语法可以使汉语的表达更严密。但是吸收欧化语法要适度,有些欧化的句式是不足为法的,如:“他永远站在人民的身边,忠实地,固执地。”(《马拉的死》,《巴金文集》第9卷)巴金自己说过:“最近我编辑自己的《文集》,我还在过去的作品中找到不少欧化的句子。我自然要把它们修改或者删去。”(《谈我的散文》,《巴金文集》第14卷)(转引自王金柱1987)

有些新兴语法,不但在作家笔下出现,就是在一般民众嘴里也说。黎锦熙《国语运动史纲》(1934:15):“我曾雇一车夫,他常问我一句话:‘回头我没有来接您的必要吧?’这真是‘欧化的大众语’了,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学来的。”这样的句式,确实是《红楼梦》和《儿女英雄传》没用的,但既然一般百姓都这么说,大概我们已经不觉得它是欧化句法了。

总之,普通话(特别是普通话的书面语)要进一步提高,它应该成为一种充分体现汉语特点的、全民都能使用的、富有表达力的、优美的语言。为了达到这个目标,在如何选择雅俗共赏的北京话,如何恰当地吸收方言、古语、外来语等方面,都还有许多事情要做,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。

参考文献:

黎锦熙1934/2011《国语运动史纲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。

钱玄同1925《理想的国语》,《国语周刊》第13期。

钱玄同1999《钱玄同文集》第3卷,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。

王金柱1987《巴金小说中的欧化句式》,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第4期。

王力1943/1985《中国现代语法》,载《王力文集》第2卷,济南:山东教育出版社。

王力1958/1988《汉语史稿》，载《王力文集》第9卷，济南：山东教育出版社。

威妥玛1886/2002《语言自述集》，张卫东译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。

夏晓虹2013《作为书面语的晚清白话报刊白话文》，载冯胜利主编《汉语书面语的历史与现状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。

元丁1998《“猫匪”是外来词》，《汉字文化》第4期。

注释：

1“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”丛书，总主编为王洪君、郭锐、刘云，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8年8月出版。

来源：《语言战略研究》2019年第6期 作者：蒋绍愚

上一条：[赵园谈学术与写作 \(14671.htm\)](#) 下一条：[杜甫与蜀中草堂 \(14660.htm\)](#)

【关闭】



二维码

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版权所有? 2016-2019

地址：江苏省淮安市长江西路111号 邮编：223300 电话：0517-83525301

技术支持：教科院教育技术系 推荐ie10.0及以上浏览器浏览



二维码